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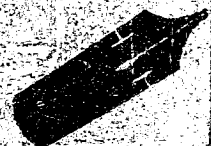
8
2

戰地報
生口叢刊

李輝英著

軍民之間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軍民之間
最重要的

戰地報告叢刊之五

軍民之間

李輝英著



3 0538 9944 3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857.83
289.5

錄目

軍民之間

目錄

一	屬於自己的課程	一
二	調查——訪問	一〇
三	戲劇宣傳	二一
四	露天大會	三〇
五	掘防空壕	四〇
六	訓練班的建立	五四
七	宣慰士兵	六七

軍民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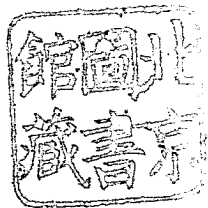
屬於自己的課程

每天，天一亮，野地上就添出來一隊老總們的影子。

這是我們在下着早操。戰地服務團的隊員，不僅僅爲戰地服務，同時還要找出一些時間，鍛鍊着自己的身體。生活，完全是軍事化，因而，這早操就自自然然地成了課目中必不可缺的部門。

值星官，是每人輪值的，由隊員們自己來担任。早操的領隊人就是值星官，他同時又是教官。

值星官帶着隊伍跑着步。喊：



「一——三——三——四——」

隊員們，照樣跟喊上一遍：

「一——二——三——四——」

腳步，整齊地起落，恰如工廠中活動着的機器。

女同志們平常日看起來像比較軟弱，可是跑起步來才不落後呢。

值星官又在喊了！

「努力奮鬥！」

隊伍拐個灣。又是：

「打倒日本！」

在田野中，在大路上，一隊人來回奔跑，一趟，兩趟，三趟……

早晨的鄉村，清朗而靜恬，風是新鮮的。麥田輕拂着頭顱，像銀海的波紋，露珠

閃着顆顆的光輝，在和那初升的朝陽比試高低了。無論是驢鳴，或是狗吠，全顯出它的雄壯，絕不是前夜之中沉睡在疲倦休歇中少氣無力的情形可以比並的了。這情景，一經映入跑步者的眼簾中，每人就不約而同地感到一種莫大的愉快，一下子，把渾身上下殘留着的疲倦影子全抖掉了。望着那鮮紅的太陽，作着各種各樣的幻想；吸着新鮮的空氣，身心方面覺到增添了言說不出的舒暢……

腳步終於在改成「起步走」之後，漸漸地慢下來，鬆下來，這時候，就是同志們喘息的時候。是的，人們跑得有些累了，自然也就止不住要喘起氣來。熱的汗，悄悄地透過每人的背脊，在蒸騰着熱氣；過一會，就慢慢地涼到貼身的小褂子上。

「立定！」

聽了值星官的口令，全隊的人站住了，誰也不再動上一動。

「向右轉！」

然後就是

「看齊！」

你看看我的臉，我看看你的胸膛，行列站得像一條線，直直的。

「解散！」

這就到了自由活動的時候。隨你自己便。你可以坐在地下看太陽，你可以蹲在田邊數春苗，你可以歌誦救亡歌曲，你也可以作上一段柔輦操。

但是，不，同志們彷彿不大懂得什麼叫作累似地，到了這自由活動，隨便休息的時候，也不肯好好安頓一會自己的身子，總是聽到有人在興沖沖地喊：

「喂！誰來，跑個八百米！」

對於任何一件事情的提議，向來是不缺乏附合着的人，與其說他是爲了捧場，倒不如說是爲了自己想要熱鬧熱鬧，跟別人混在一起，湊湊趣。

這時，就有人在附合着：

「我算一個來！」

「不行，還要來上三兩個才行！」

「算我一個！」

「我也加入！」

「我也加入！」

這個八百米賽跑的陣容，立刻就列了出來，爲了不使過重的衣服妨礙前進的速度，有的人還特地脫下了身上的棉軍衣，裏腿也解下來了，匆匆忙忙交給別

的同伴給保存着。

「來，給我拿一會敬禮。」

跑完了，汗是出得愈發多了。

當那一聲清脆的笛子在野地上吹起之後，我們的自由活動時間告終結，這回是「集合」。值星官喊完了口令，就朝着來時的路子走了回去。

那經常教歌的女同志，走出隊伍，這時開始了她的工作。她領着全隊的人唱着救亡歌。

每次唱完了一個歌曲，她總是喊出她那清脆的聲音：

「一二三四！」

她個子雖然比起男同志來稍嫌矮一點，但她那副教官的神氣，却夠足的了，不注意的人，就看不出她是一個女性。

在她的領導下，隊員們學會了許多新鮮的歌曲。

晚上開討論會。

檢討當日的工作，同時還計劃着第二天應該着手的事情。

「你今天作的工作怎麼樣？」

「你的事情辦好了麼？」

「你辦的事情有結果麼？」

主腦人，一一地問詢着，那被問的同志，不慌不忙地回答着。

「老百姓的頭腦真有些頑固，憑你說了好多話，他們簡直不大理會。」

說這話的同志，必然地，在工作上，他遇到了困難。

「是呀，他們彷彿生活在另一個世界，對着國家現況全不關心。他們所希望

的，只是一年到頭，能夠多收幾斗糧實。」

「一點不錯，百姓們只顧自己的家，除此之外，他們真像是還不大知道什麼

叫作國家，什麼叫作世界？」

然而，也有叫人聽着樂觀的話，從別的同志們的口中，說了出來：

聽命。」

「不，老百姓是可愛的，頭一樣可愛的是忠誠，第二樣是樸素，第三樣是樂於。」

「是啊，我就親自聽見那個老頭子在這麼說：『他媽的，日本鬼子這麼欺負人，咱們非跟他們拚個死活不可！真他媽怪，好模好樣不過日子，大老遠地來到咱們中國打仗，強佔土地，真可惡啊！』」

報告着，討論着，從每人感受到的困難地方尋求解脫的辦法，要求以後作得順利，同時，把第二天每人應作的事情，就在這會上一一地分配好了。

抽出一點空閑，有人在記着日記，有人摸起新出版的小冊子，就着那半明不暗的煤油燈，細細心心地觀看，還有人摸黑洗着衣裳。

停一刻，笛子響了。

在暗黑的庭院中，撐起一只罩燈，一個行列，直直地站好了。同志們，像上着必

修的課程似地。預備呼口號。

這以前，先由女同志領着唱幾個歌，唱完歌，隨着拳頭的起落，口號像潮湧般在每人的口中彈了出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擁護最高領袖抗戰到底！」

「中華民國萬歲！」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

肅靜了，長長的行列，死呆呆地站在那里，沒有一絲的聲息。

「解散！」

行列拆散了。人們先後地走進各自的屋子，收拾行李，預備把身子躺上去休息。

息了一整天的疲倦，好好地睡上一覺。

除了每天隊中分配給每人應該辦理的事情之外，隊里面，就只有這早上和晚上彷彿審定了的課程，總是照樣地作下去：早操，討論會，呼口號……

調查——訪問

「貴姓？」

「姓張啊。」

「家里幾口人？」

「五口人。」

「種多少地？」

「十四畝。」

「去年收成好麼？」

「哪里好，淹了水，三成都收不到。」

同志跟一個老農夫談着話。他，約莫有六十多歲，鬚鬚斑白，臉皮上掛滿了一條條的皺紋，牙齒脫得幾乎不剩一個，說話的時候，那些口沫就無法制止地跳了出來。他時時地歪過頭，瞪出兩只昏花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像是有什麼話想要說，又像是對着面前的人有什麼懷疑的樣子，可是他的態度却是全然和藹可親的，正自保有着他那忠誠樸素的風度。

同志站在火車道旁，呼吸着那田野間新鮮的空氣，狗在麥田中打着滾，在追逐着享受這春天的美妙了。

「老總，」老農夫打量了一會子，開口了。「你到我家去坐一坐好麼？」

「我可以去麼？不打攪你們麼？」

同志笑嘻嘻地跟他說。其實，他的本意，他的工作的對象，正需要到他的家里去坐上一刻，觀察一下；不過同志想起來，若是一下子就答應了他，太順從了他，也許他會覺得有些奇怪，倒是跟他客氣一點，說不定他更能拿出來他的忠誠的熱情，那就對於談話的進行大有幫助了。

老農夫果然有些不安起來，當他聽完了同志客氣話的時候，他不以為然地搖了搖頭。

「老總，你還客氣麼。」

「只要方便的話，那我是求之不得的。」

老農夫誠誠實實地笑了，同志也跟着笑了。

家，這世界上的家，各個全不同。這，正為世界上的人們的面孔，不能長得全然

相同情形是一樣的。這個家庭，有着三間土房，中間一間是堂屋，東西兩間是臥房，一進屋，黑洞洞地簡直望不清其中的輪廓，但等坐下身子之後，不一刻，也就叫眼睛習慣地看清了屋中的陳設了。簡單得很；長條桌，幾隻殘破的板凳，灶坑，鍋，缸和缺角的碗櫥。

「二鎖子，去，燒壺開水。」

從東屋鑽出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朝着他面前的客半露半藏地望了幾眼，就悄悄地溜到門外去。

「屋子太骯髒了，老總，別見笑。」

老農夫謙虛起來，似在行使着一個作主人的對於他的客人必須有的一種歉意的申述。

「哪里話，老先生，你別客氣。」

「我說的是真話。」

「我的家里還不如你呢，要不然也不來當兵了。」

「怎麼？」話語似乎引起他的注意，「老總，你說你的家……」

「是呵，我的家是吃了上頓不知下頓的。」

「怪不得，你這麼和氣。大家夥着是一樣的人啊。可也難說，前些年的老總們也有窮人啊，他們可凶死了。」

「現在的老總們，和前些年的全然不同，如今的老總們，對待老百姓，都很客氣呀。」

「這才好呢。」

漸漸地，談得親熱起來，什麼話都不顧忌地說出口。他似乎也忘記了他的客人是一個老總，而把他當成跟他一樣的人物看待着了。

「抽烟麼？」

「不。」

「我們這莊稼人家，雖然沒有洋烟，却有旱烟抽。」

「不，隊里的規矩，不許抽烟。」

那叫作小鎖子的孩子，已經在天井中把一壺冷水燒開了，他進屋來拿桌子上的小泥壺。

「管你媽要點茶葉，泡好了就端過來。」

這樣的擎受着主人的招待，同志倒是有些不安於位，想阻止那孩子，叫他不必麻煩去泡茶，但又惟恐傷了主人忠誠的殷情，反而使他因此感到過分的不安，更是不妙；到後就只有暗暗領受主人的盛情不出一聲了。

「老先生，家里都是什麼人啊？」

「問我家麼？」老農夫伸起手指頭，一邊說着，一邊灣了回去，「我，我的老伴，兩個兒子，一個姑娘。」

孩子把泥茶壺端進來，同志指着他，朝老着農夫問道：

「這孩子是老大麼？」

「不，他是老三。哥哥老大，他還有個二姊。」

「老先生倒是兒女雙全，很有福。」

「有什麼福，多兒多女多累綴。」

「大兒子是不是幫忙種莊稼？」

「本來是種莊稼的，」說着，他給客人倒上一碗茶。「前個月，抽到縣里受訓去了。」

是的，他的兒子是抽到縣里受壯丁訓練去了。同志藉此問道：

「你喜歡你的兒子去受訓麼？」

「有什麼不喜歡的，閑在家里沒有多少用，在家里多一個人就要多一份口糧。」

「你知道抽壯丁是作什麼用麼？」

「聽甲長說是預備練好之後打日本鬼子的。來，老總，喝茶。」

兩個人在喝着茶，茶葉一定是保存在那位媽媽的手里有了長久的日子，因而泡出來時已經走了味，已經無法刺激着喝茶人的舌頭了。

同志在試探着老農夫的心：

「老先生，打日本要上前線的，你不替兒子擔心麼？」

老農夫機械一般搖了搖頭，隨即滔滔不絕地發表了一套大道理：

「我有個兒子能夠上前線打日本鬼子，我真是心里喜歡極了。老總，別人也

許怕自己的兒子死，也許不願抽丁，可是我跟他們不一樣！老總，我受過日本鬼子的欺負啊！那還是年輕時的事情，我在東三省討生活，他媽的，日本鬼子多麼欺負人！給他們作着活，他們常常踢着屁股！有時候，還打着重重的耳光！我恨死了日本鬼！我老了，雖然有心去打日本鬼，可是身上已經不中用了；兒子能夠替我去打仗，去打日本鬼，我簡直樂得不知怎樣是好！前幾天，口子上讓日本鬼的飛機炸死的人，才夠慘的，這些日本鬼，不把他們打出去，是不能叫咱們安心過日的啊。我不怕我的兒子死，將來，二兒子長大，我還叫他去打呢。再說，聽說那些鬼子兵到一個地方，就是燒殺姦掠，這些野獸們，還能對他們客氣？老總，你說我講的對不對？

「對極了！」同志樂得跳起來，「你是一個好父親！」

老農夫受到了感動，除了用喝茶這動作來壓抑他的感情外，再也沒有說出什麼話來，而在這時，同志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主人眼眶中滾動着的兩滴淚

水。

誰說農夫們的腦袋全是頑固的呢？誰說農夫們的見解是守舊的呢？這說法，無論如何，是不能應用到這個老農夫的身上。

孩子往茶碗里添着開水，過一會，悄悄地鑽進東屋去，東屋里，他那一片低語聲，却正是在述說着他眼光中的一個陌生的來客。

老農夫開了口：

「老總，前線上咱們打的怎麼樣？」

「不錯。只要咱們抵抗到底，日本鬼將來總要吃敗仗的！」

「但願能那樣才好。」

「這還要靠老百姓幫忙啊。軍民聯合，才能打勝仗，單靠一方面，那是不夠用的。」

「怎麼幫法？」

「軍隊初到一個地方，地理不熟，這就要老百姓給引路；軍隊忙着打仗，沒有工夫燒水造飯，老百姓就應該幫忙燒水造飯；抬抬傷兵，運運給養，這全是老百姓應該作的。誰家人手多，誰家就該多出幾個人幫忙，若是沒有人手，自然也就不能勉強。軍隊爲着保護老百姓才打仗的，老百姓爲着軍隊打仗才幫忙的，這樣同心合力幹事情，就叫軍民聯合啊。」

「對！對！」老農夫點點頭，不住伸手掙着鬍子。「對——軍民是要聯合的。」同志離開這個家庭時，他的記憶立刻就像一枝筆似地把這寶貴的訪問印象緊記在頭腦之中了。

戲劇宣傳

服務團要給百姓們演戲了，用戲劇，來播散給他們一點宣傳的種子。這是隊部開拔到一個小寨子一個月之後的事情。

傍着這個小寨子，沙河，從遠遠的伏牛山中奔竄出來，河水清清，嫵媚地從寨北流向東方的中州平原中去；於是，小寨子的北面，刻劃出一層天然的壁壘。灰色的瓦屋，閃露着蒼老的顏色，那高大的磚牆上，從石灰的砌縫中，有些地方在鑽出碧綠的青苔了。牆旁邊，閃耀着黏貼不久的新鮮雄壯的抗戰標語：

「打倒殺人放火的日本鬼子！」

「擁護領袖，抗戰到底！」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幫助國家抗戰到底！」

「與倭奴拚個你死我活！」

不調合的顏色，不調合的裝配，緊依着牆角下橫臥着的一條有礙觀瞻的防空溝；早上，晚間，時常聽到有人唱起前此未有的雄壯的救亡歌曲。

小寨子，小寨子已經籠罩在戰爭的空氣之下了。

不是麼，日本的飛機，幾乎是每天地，都要在寨子上面飛上一回兩回的麼？警報，有時候，從早到晚地都在不斷地發放——解除，遲早，這裏會飛來戰爭的火敵。

靠近北寨門的近旁，那里有一座文武廟，寬敞的庭院中，對着廟堂，高高地搭起一座舊戲台來，白天，台子上正有個戲班子在熱熱鬧鬧地演唱着梆子戲；晚上，隊里面就借這台面給百姓們作第一次話劇的公演。

天黑了，夜的幕像一層輕紗，悄悄地撒上了土牆，蓋上房屋，罩住河面了。人們，收束了白天的工作，吃完晚飯，急急忙忙趕了過來。「不化錢，白看戲，」這，大概該是使得他們感到有興趣踴躍參加的主因吧。

男的、女的、老的、小的，貫注着每個人的全副精神，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戲台上緊拉下來的幕布出神。

「別擋着我的臉！」

「往旁邊一點！」

一種叫外方人聽來十分刺耳的地方音，在人羣之中喊叫着，這，無非是想看個仔細。

院牆的東邊，那里攤着一堆堆的糞堆，攪擾着春夜新鮮的空氣，這時在發散着刺鼻的臭味；平常日，誰來到這里，誰會緊按着鼻子，加快腳步躲閃過去，而這一刻，人們一心一意注視戲台上，簡直就不曾覺察出那令人鼻管不愉快的味氣的播散了。人愈來愈多，終於把一片寬曠的院子擠得滿滿的。

「怎麼還不開台？」

「是的，等這麼久了！」

「不知道演的是什麼戲？」

「聽說是打日本鬼子救國的。」

人們在焦急地，不瞭解地談論着。

一盞煤氣燈，掛到台子旁邊的橫桿上，亮亮的光波，在人的激潮上流轉。人們的臉上，在閃動着期望和愉快的歡笑。

猛然間，台子上響起一陣鑼鼓聲，接着，那兩幅幕布慢慢地拉開了，這一幕是「放下你的鞭子。」

「什麼叫『放下你的鞭子』呢？」

望着劇目的紙條，有人在不瞭解地念誦着。

「看一會你就會明白了。」

「你看，那老頭的腰帶子不是插着一隻鞭子麼，一定有說處。」
議論着，議論着，漸漸地爲那台上的香姑娘的歌聲引得發呆了。

「他們原來是賣藝的啊！」

「是走江湖的啊！」

人們，爲那清脆溫柔的歌聲感動了，當那老頭兒請觀衆們捧場幫忙時，每個人懷着一顆看玩意的心情，樂得把身上帶着的銅子，紛紛地拋到台面上去。

當那個粗暴的青年人上場之後，台下的人羣中起了大大的騷動，七嘴八舌地大聲地喊了起來：

「別動手！」

「別打人！」

「幹嗎搗亂！」

甚而還有人罵了起來：

「混蛋！快滾下台來！」

可是過了一會，就全然明白過來了，火熱的激奮的情緒，慢慢地抑伏下去，戲，在極度緊張中收了場，人們擦了擦眼睛，在悄悄地舒散着胸中激起的憤氣。是那小姑娘的身世太可憐了，東三省那地方的人們，讓日本鬼子糟蹋得簡直不能安安靜靜的過活。人們的頭腦中在打着旋！

「可憐的老頭兒，可憐的小姑娘，可恨的日本鬼子……」

雖然，人們更忘不掉剛才那跳上台面打抱不平的青年人說出來的話，鐵一般堅硬有力！他說得對！

「這兩隻拳頭，就是我們自衛的武器！我們只要留着一條命不死，就必得跟日本鬼拼命到底！不打走日本鬼，就不能過着太太平平的日子！」

緊接着，「警號」開演了。當那凶惡的日本兵一上場的時候，就聽見人們在爭先恐後地指示着說：

「那一個就是日本鬼！」

「日本鬼，就是那一個！」

「看他多麼凶，多麼厲害啊！」

「東三省的老百姓可真倒霉啊！」

當劇中的女工阿昭被兩個日本兵調戲着的時候，人們在台下吼叫起來：

「打死日本鬼子！」

「打！打死日本鬼！」

亂了。有的人，發狂般跳了起來，簡直忘記了台上是在作戲，更忘記了他自己是一個觀客。

可是這情形並未繼續多久，就止息了，原因是那兩個日本兵先後飲了槍彈！多麼叫人痛快的事情！掌聲如雷，從前面響到後面，從東邊響到西邊，整個文武廟翻滾了。

「打鬼子去」這第三幕戲，劇名就非常引人歡喜。可是這戲的故事太慘了，鄰婦張大嫂竟然遭到了日本兵的姦污！當他喊到「你們這些畜生！你們要幹什麼！不要臉的東西！別抓住我！我要喊人了！你家沒有姊妹妹妹麼！」那一時，台下的婦女們又生氣，又害怕，生氣日本兵的獸行，害怕那同樣情形施在她們的身上。有人在高聲怒罵。有人在低下頭去，頻頻地擦着眼淚。

「不要搶我的孩子！請你們行行好事，你們要怎樣就怎樣罷，只要留下我的孩子……」

「他媽的！」

「日本鬼禽獸！」

「打死日本鬼！」

像一聲巨雷，人們狂叫起來，一下子，震驚了這黑暗的春夜。憤怒的火燄，在老百姓們的身上燃燒起來了。復仇的志願在他們的頭腦中打轉了。

「打鬼子去啊！」幕閉了，鑼聲在響着，「打鬼子去啊！」

熱情地，興奮地，人們接着喊了起來：

「打鬼子去啊！」

一個同志，在戲劇演完之後，走到前台作一段簡單的演說，所講的，不外是軍民合作，反抗暴日。爲了提醒百姓們的注意，特別把戲劇中日本兵的暴行重複地述說幾遍，而由此啓發起百姓們抗戰的信心。

「同胞們，日本鬼子對待我們同胞太殘暴了，是不是？」

「是！」

下面在應合着。

「我們要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

「對！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

小寨子的人們警醒了，明白了，踏着稀疏的月光，從戲劇的娛樂中，獲得了親切的對於敵人惡行的認識，使得他們憤恨這不共戴天的仇人，使得他們提起粗壯的拳頭，在暗暗地豎立起堅固的心願：

——打鬼子啊！

露天大會

這一天，在街後的野地上，開了一個露天大會。

這是個防空宣傳大會。

事前，已經和聯保主任商量妥當，請他們通知各保的商民人等，各家派人前來參加，因而那一片廣場，不一會就上滿了男男女女的來人。漸漸地，場子上不能再容納了，有些人就站到四外的麥田中去。

主席台，是用幾張桌子搭起來的，沒有蓆棚也沒有牌匾，有的只是些花紙印成的標語，在人們的手中傳遞着。

天，十分晴朗，碧藍無瑕，宛若一池湖水，風，暖，和，地在田野中吹拂着，越過人羣，飄蕩到遠方的河邊上去了。這是一個好日子。

一個同志跳上了台子，劃着手勢，在朝着下面的老百姓們演說。

「諸位同胞們，你們知道，今天爲什麼要開這個會麼？告訴你們，這個露天大

會是防空宣傳大會，教你們知道防空的事情。」

望望下面的人羣，全在聚精會神地靜聽着，同志更加大了一點力氣。

「什麼叫防空？你們知道麼？防空就是防備空中。咱們這裏，不是常常有鬼子的飛機飛過來麼？不是常常發警報麼？這就是防備飛機的。日本鬼子的飛機遲早總要往咱們這裏扔炸彈的，咱們若是不好好防備日本飛機空中轟炸的話，那麼，一定有成千成萬的老百姓要死在鬼子的炸彈下面；爲什麼我們好模好樣的人，讓他們硬給炸死呢！」

緩了一口氣，又接着說下去：

「我們不甘心讓日本鬼子炸死！我們要活！但是我們要怎樣才能活，不叫日本鬼子的炸彈炸死？這只有想出防止的辦法！我們要防空！我們用防空壕來保護自己的性命！」

說到這里，特別加重了語氣：

「防空壕，是躲避飛機頂好的東西，日本鬼子的飛機來了之後，你們只要躲到壕里去，就不怕炸彈的轟炸了！」

話到這里，似乎說完了，跟老百姓演說過於冗長，就會減輕他們貫注的精神的。同志就此作了結束：

「諸位同胞，我說的話，你們大概全明白了，那麼，你們也就明白了今天開會的意思好了，我的話就說到這里爲止。」

從下面，拍出來巴掌的聲音，雖然不甚響亮，雖然不很整齊，但每人鼓掌的態度，却全是很認真的。

第二個同志跳上台，他變換了談話的方式。一上台，就朝着老百姓問道：「諸位同胞，你們聽懂了剛才那個人說的話了麼？」

「懂！」

下面，人們在應合着。

「懂，很好，那麼，咱們爲了要防備日本鬼子飛機來扔炸彈，我們應該怎麼辦才好呢？」

「躲到防空壕里去！」

「咱們這里有沒有防空壕？」

人們這回沒有即刻回答，倒是有些人在東望望，西望望，望得到的只是人羣和田野，沒有防空壕的影子，甚而還有人根本就不知道防空壕是什麼樣的東西。沒有防空壕，據實回答：

「沒有！」

「那麼，」同志逼緊了一步追問着，「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

「應該有！」

「怎樣有呢？」

「大家夥來掘！」

「對！」

同志的臉上，露出言喻不出的喜色，這樣順利的大會，在他的生活經驗中，似乎還沒有遇見過。於是，很興奮地，他在作着結論：

「所以，我們一定要掘防空壕，掘得越多越好，以後日本鬼子的飛機再來的時候，我們也就不至於害怕了，人人的性命都可以保全了。」

台下面，一時之間，有些騷動了，人們舒了舒聽講的一貫傾神的長氣，彼此之間就止不住議論起來：

「這樣說來，防空壕倒真是應該掘呢，那與咱們自己有好處啊。」

麼？」

「是呀，日本鬼子的飛機，真是怕人，扔起炸彈，那可真……」

「可是，防空壕是什麼樣的東西呢？就是像咱們平常日掘的水溝那樣的

麼？」

「防空壕真能擋得住炸彈的爆炸，那可是阿彌陀佛。」

「掘罷，有工夫就快點把防空壕掘出來才好呢。」

其實，那些識字的人，看完了傳單之後，早已經瞭解到防空壕的效用了，因為傳單上有條有理的說了個一清二白的。不但如此，他們還從傳單上面印着的圖樣，知道了防空壕的形狀，有好多種不同的樣子，還標明出深淺和寬窄的尺度來。明白了，就樂得大講特講地，把那些圖樣解說給不明瞭防空壕的形狀的人們聽，手指順着圖樣指劃着，這里，那里，這樣，那般，像先生在教誨着他的學生，很有耐性。

人們不一會就全都明白了：

「哦，原來是這樣的啊。」

「防空壕，就是這樣的，這不是很好掘麼？」

有的人，在幻想着掘好了的防空壕，在幻想着躲到壕里去的姿勢，還有人在暗籌算着自己應該在什麼地方掘上個完美的壕，和什麼時候開工的事情了。

「現在，」台子上面不知在什麼時候又跳上那第一次講話的人來，他大聲說道，「叫我們的同志們，給諸位唱幾個歌，你們願意聽麼？」

有什麼不願意的，只見大家夥一言不出，聚精會神地站在那里，就是他們的「一種同意到底的答覆。」

隊里的一隊同志們，擠進人羣中，排成兩排，唱起來救亡歌曲。

指揮的人，在未唱之前，先解釋着歌曲的名子。「『抗戰到底，』就是我們要

跟日本鬼子拚到底的意思，我們有的是同胞，爲什麼聽憑日本鬼的欺負！
歌曲，雄壯地在田野間唱起來了：

我們誓不屈服，

死不投降，

我們的同胞，有

四萬萬五千萬，

把我們的血，

澆滅了敵人的砲火！

用我們的力，奪回那

失去的河山！

我們要

抗戰到底！

誓不屈服！

死不投降！

接着，唱起來「我們需要戰爭，」「抗敵歌，」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這些歌，雖然人們像是不甚理解，可是看看他們聚精會神細心靜聽的樣子，就可以推想得出，他們顯然地是感受到興趣了。

另一個同志跳上台子，朝着老百姓追問道：

「諸位同胞，剛才唱的歌，全是跟打日本鬼子有關係的！你們聽明白了麼？」

「明白了！」

「那麼，我們要怎麼辦？」

「跟日本鬼子拚命！」

「對極了！」這同志轉過了話頭，「現在，我們還來談防空的事情。我們預備在最近領着諸位掘防空壕，你們贊成麼？」

「贊成！」

「好！我們先畫樣子，畫好了，就動手掘。你們還有什麼話說麼？」
等候着人們發表意見。沒有人出聲。

「散會！」

掘防空壕

隊里面派出的同志們出去幫同百姓們去指揮掘防空壕的事情，因為發動百姓們動工的，是聯保主任，所以在未經直接打到百姓們的隊伍中之前，被派的同志，先到聯保主任那方面去。

不湊巧，兩三天來盡在下雨，但因為防空壕必須在計劃的日期之內完成，誰都顧不得雨水澆頭的事情了。

聯保主任那邊派人照料着隊部派去的同志，領到每個工作區，那里正有些百姓們，手拿着鐵器聽憑指派，預備掘壕了。

這些人，渾身澆得濕濕的，身上不時地打着冷戰。家里沒有大人的，出了一個小孩子，男人忙得不能脫空，就由女人來代替，還有六七十歲的老頭子，男女老少無所不備。

把壕樣畫好了，那些鋤頭和鉄鍬就探了進去，你一下，我一下，不一會工夫，那

里就添出來壕溝模樣。

雨還在下，水不住地從身上流了下來，有的人，不由地就埋怨起來：

「天也怪，好模好樣下什麼雨！」

「就是啊，澆得渾身上下濕個透！」

漸漸地，天邊放了晴，那鍋底似的浮雲，散得稀薄了，雨住了。

「阿彌陀佛，可算晴了天。」

有人在高興地喊了出來，這就引起大家夥的同感：

「天老爺總算還幫忙，要是再那樣川流不息地下起雨來，可真急死了人。」

「真的，再下雨，活就不能作了。」

熱了，身上冒出來熱汗，但不一會就和那涼絲絲的衣服黏在一起。有人把衣服脫下來，光出上半身，彷彿不知寒冷一般作着活。

同志不僅僅畫壕塹，不僅僅監視着工程，還幫同着掘上幾下。這動作，使得閑手呆站的保甲長們，就不好意思地也不能不動手了。起先，他們還可以阻止着同志，說出儘可讓百姓們去掘就夠了的話，但後來，眼看着說不歇同志工作着的手，就只有在自己的臉上添了一層羞慚的顏色。同時，他們也正在憎恨同志的不擺架子的缺憾，一個老總，不該失去自己的身分，不能甘心 and 老百姓打成一羣，因而就覺得這個同志是有些不識時務。

老百姓們更是謙虛：

「老總，你歇一歇罷。」

「我們自己會掘，你別伸手了。」

他們，自然要這麼客氣的，因為，在他們的眼光中，當老總的在百姓羣中，總是應該站在領導，支配的地位；哪怕就是一個三等兵，也應該有他的權分，何況這位

同志，掛着武裝帶，是個走在街上崗位給敬禮的官長！一個官長除了發號施令之外，那他是不該動手作活的。

「不，」同志笑着回答道，「我不累。我怎麼就應該歇一歇呢，大家一齊下手，不是握得更快麼。」

「當長官的可以少作一點。」

「不，當長官的不但不該少作，反而應該比別人多作，這樣才可以叫人們心服，你們說這話對麼？」

「對是對，不過……」

「不過什麼？」

「不過，當官的是要少作一點。」

「現在，就不分什麼兵民了，大家夥一齊幹活，軍民聯合，事情才能作得痛快。」

事情是大家夥的，誰都應該幹，說老實話，當官的倒應該多幹！」

一邊掘着，一邊談着，壕漸漸加深了。

人們對着這願意幹活的老總，是覺得奇怪，但爲了他不擺架子，不裝腔作勢，倒覺得很有些喜愛他；時代一年比一年變樣，變到現在，當老總的都文明了。

這工作，本來不算艱苦，若在日常日，一羣人掘上一條溝，那是不要化費多少時間就可以掘成的；但今天，因爲下雨，那掘到鍬上的泥水，飛黏住鍬面不容易扔掉，這不但多化費了每人的氣力，且還多耗費了時間。而人們感到最不愉快的事情，那就是連泥帶水，污了滿身，甚而就是臉面上，也多多少少弄上些污泥。

現在可好了，掘完了那些稀泥，再往下，就是潮濕的軟土，掘下去，非常的省力。

「歇一歇罷。」

同志放下鍬，喊。

「不忙，等一會再說罷。」

「不該歇歇了。一二放下傢伙！」

大家夥聽從地把那些鐵鍬鐵鏟類東西全放下了。有人伸着懶腰，有人藉此舒了幾口長氣。

「他媽的，衣裳都貼乾了。」

同志的棉大衣，却無法立刻乾過來，本來就是當作雨衣臨時穿着的，這時，從里往外全是濕溜溜的了。脫下來，擱在倒木上去吹風。

休息着，抽着烟，人們把這老總圍起來，問長道短地說着話：

「老總，你貴姓？」

「姓李。」

「哪里人？」

「我麼？我的家可遠了，在山海關外東三省那邊呢。」

「東三省？東三省不是讓日本鬼子佔去好幾年了麼？」

「是呀！因為這原故，我才是有家歸不得呢，我比你們還恨日本鬼子呀！」

「那邊的日子能過麼？」

「若是能夠過好日子，我也不過這邊來了，日本鬼子頂心狠，燒殺淫掠，他們要怎樣就怎樣，那邊的日子簡直不能過。」

「哦！」

帶着「原來如此」的心情，人們就在簡單的頭腦中，刻上了不易忘記的印象：日本鬼子是無惡不作的。

百姓們頂關心的，是自身的事情，說到國家民族，那只能站到第二位。他們隨即問到了有關本身的事情。

「老總，咱們這塊地方，日本鬼子能不能打過來呢？」

「怎麼不能，鬼子一過河，咱們這裡就很難說了。不過咱們的軍隊，正在跟鬼子們拚，輕易不放他們過來。」

「不來才好呢。」

「單單希望不來，那沒有用。」

「那我們要怎麼辦才行？」

「怎麼辦？幫助軍隊一齊打仗啊。」

這句話，顯然地有些人不很明白，人們在吐着舌頭，搖着頭。

「叫我們怎麼幫助軍隊一齊打仗？」

「這很容易。你們雖然不能上前方跟日本鬼子拚，却應該在後方幫助軍隊

做事，幫助軍隊做事，就是幫助軍隊一齊打仗。」

「作些什麼事呢？」

「多啦，掘戰壕，探敵情，防漢奸，運給養，搬子彈，照看傷兵，大家夥同心合力幹，叫當兵的沒有後顧的憂慮，一直朝前打，還憂日本鬼子打不退麼！」

「是啊！」

「對！」

人們像是聽到了有趣而又不能解答的故事似地，這一來，既然明白過來，打心里往外都是歡喜。

有人送上一枝香烟：

「抽一枝吧，老總。」

「不。」

「別客氣。」

「我不會抽，一點不客氣。」同志說到這里，爲了使那人信任起見，還在解釋着說，「我要是會抽烟，早忍不住這麼久了。」

是的，這話很有道理，誰都相信了。

「不抽烟的老總真少，你是個不願多化錢的謹慎人。」

「我沒有學會啊！並不是爲了省錢。」

越說，話越多，就越顯得熟了。到後就有人在親切地問道：

「老總，你住在什麼地方？」

「就住在那學堂里面。」

「我們能夠去看你麼？」

「那好極了，歡迎你們。我頂喜歡跟你們在一塊談閒話了。」

從雲層中，冒出來半晌沒有露面的太陽，樂顫顫地望着地下的這個人羣，眨

了幾眼發笑一般地又隱到雲幕的後面去了。風也變了樣，帶着春之暖意，飄漾到每個人的深心里，野狗在田野間使興地奔跑着。

「咱們該上工了。」

有人在這樣提議。

「對！」

「好！快掘，掘完就完事！」

人們，望着那提議休息的同志，似乎等候他的意見。同志愉快地笑了。

「你們休息好了麼？」

「一點不累了。」

「那麼，咱們就動手。」

人人操起傢伙，人人彎下身子，又掘起那未完的壕溝。溝里漸漸加深，溝外的

積土漸漸地增高，不需要多久的時間，這工程就可以完成了。

一個老頭兒，忽然放下鐵鍬，三腳兩步地拐倒木旁邊坐下了。甲長跟過去，
糾糾地喊叫着：

「幹什麼，你？」

老頭的顏色都白了，不答言，僅只搖了搖頭。

「快去啊！」

同志跑過去，他看出這情形有些異樣，扶着老頭的上半身，關切地問道：

「老先生，你怎麼了？」

「我——我病了。」

「病也得掘！」

甲長眞像是甲長，拿出他的權勢來，彷彿這可以叫同志看看他是怎樣爲公

忘私的精神。同志不以爲然地搖着頭。

「他病了。」

「病也不行，他家里再也抽不到人。」

「胡說！」同志顯然生了氣，「人死也要掘壕？你有良心沒有？」

別的人圍上來，瞪着眼睛，不甚瞭解似地注視着。

「來兩個人，把這老頭扶回家去。」同志指出兩個年青力壯的小夥子說完，

一面掏出一盒萬金油。「把這東西拿回家。給他喝上一點，別着慌。」

「他太老了，難怪他累出病來。」

「六七十歲的人，怎麼能幹這吃力的事情。」

「是啊，老頭子怪可憐的。」

大家在暗暗議論着，但一看見甲長的臉面時，就立即收住嘴不出聲了。

「來！咱們大家夥快來掘，快把這壕溝掘完罷！」

同志走同壕旁，大聲喊着，人們一下子全跟了過來。

「好！」

「來！快呀！」

鐵的鍬，鐵的鏟又開始在溝里掘了起來。

訓練班的建立

隊里面辦理的防護訓練班開始了，受訓的人們，是一部分百姓，這是試辦，只要能收到效果，將來再行開辦第二班，第三班……

這事情，因為要顧到百姓們的時間，所以，就只能在晚間上課了，從六點，一直

到九點鐘。爲了方便的原故，訓練班借用了一個小學校的教室作了課堂。

同志們擔任了訓練班的教官。開班的課目是：

「精神講話」

「鋤奸問題」

「防護常識」

「軍事常識」

「軍民合作」

「救亡歌曲」

「國內外大事述略」

「……………」

訓練班的學生程度，全不一致，有的念過小學校，有的上過私塾，有的——個大

字也不認識；年齡的差別，就更厲害了，從十三歲的算起，可以一直算到六十多歲。雖然這樣，大家夥全都認真地聽着講解，不厭煩，也不顯出倦憊的樣子。這實在很難得。

因為班里面實行着軍事化的原故，每次教官上課，走到講桌的旁邊，下面的值日官就喊着口令：

「立正！」

然後是：

「坐下！」

這就該正式上課了。

學校的後面，有一片小操場，每天上課之前，教官里的值日官就把學生們集到操場上去練習跑步，若是時間長一點的時候，還教上一點「立正」「看齊」

那類基本的動作，他們之中，有些人受過壯丁訓練，下起操來還不怎樣感受困難。別的人，也很喜歡學習。

他們更能夠很整齊的喊着：

「一——二——三——四！」

對於班里教授的課目，他們頂感受興趣的是唱歌。無論老人和小孩，全是很起勁地跟着唱。其次，他們喜歡聽國家大事和戰局的講論，防護常識也還有趣；其餘的課目，他們就有些感到乾燥了。

有一天，當教官講到抗戰的勝利情形時，一個學生站起來問道：

「報告教官，我們到底能不能打退了日本鬼？」

「當然能夠！」

「有什麼道理麼？」

「只看大家夥肯不肯幹！」

「幹怎麼樣？」

「只要能幹下去，打敗了，再打；打敗了，再打，老那麼打，日本鬼子就不是咱們的對手了。」

教官在黑板上畫着地圖，講述着戰事，學生們聽得懂，都看不懂那彎彎曲曲的地圖，他們對於那代表「公路」「鐵路」「河流」「山脈」的符號，全不明白。教官看出來這一點，但他不能在這方面多費時間去講解，到歸結只有聽其自然。

講到防護，他們全很靜心地聽着，這是切身地與他們有關的事情。

教官大聲地講着，說遇到敵人飛機來空襲時，一聽到警報響了之後，每個人就該：

「躲到防空壕里！」

至於那沒有在敵機出現於空中之前走出屋門的人，頂好是：

「不要亂跑！」

此外：

「更不要亂叫亂鬧！」

這中間，尤其該注意的：

「不要穿什麼紅紅綠綠的花衣服！」

因為這種衣服容易給人作了目標，濫施轟炸。

學生們靜心地聽着，教官在靜心地講述着。

「若是遇到敵人投下燒夷彈的時候，」教官轉過了他的話頭，「那你們的房子就要失火了，燒夷彈就是着火彈，遇到着火，就應該想法撲滅。」

獸！

人們在內心中，引起無限的憎恨：日本鬼子真是些狼心狗肺無惡不作禽的

「若是炸彈炸傷了人，應該去救護，因此，我們要講包紮術。」

教官拿着一本小冊子，比給學生看，那里正有一個包紮的圖樣。

「你們看罷，圖里面躺着的人，就是讓炸彈炸傷了胳膊，旁邊的人，正給他包紮，那條帶子就是綑帶；不過我們平常沒有那樣綑帶，只消從衣裳上撕下一條布來，包紮住就行了；因為人的血不能讓他多流的，流多了，就沒有治療的希望。你們都聽懂了麼？」

「懂了！」

「這邊是担架，」教官又翻過一頁，「下面的圖，是說一個被敵人炸彈炸傷的老百姓，躺在那里不能動轉，由別人來担架的圖樣。這樣把受傷的人架到屋子

里，然後由醫生來醫治，慢慢就可以治活；若是沒有人担架，攔在那里任憑風吹日晒，那麼，受傷的人就要折磨死了。」

說到這里，教官改變了方向，在朝着學生們問起別一件事情：

「你們知道日本飛機跟中國飛機有什麼不同的地方麼？」

於是，有人說起形狀的大小不相同，聲音也有輕重的不同，甚至就是飛的姿勢也不一樣，亂七八糟的各人發揮着個人的意見。

「我告訴你們，頂容易分別的一點是，日本飛機翅膀下有兩個紅圈，那就是他們的國旗；咱們中國的飛機，翅膀下面有着兩個藍色的黨徽，這是最不相同的地方！」

「怎麼中國飛機不去炸日本鬼子兵呢？」

「怎麼不炸，常常飛到前線去，炸死的日本鬼子也不算少。」

「那怎麼不常常看見咱們的飛機飛！」

「咱們的飛機飛前線的時候，另外有路線，明白麼？」

「把那些鬼子兵全炸死才好呢。」

每次，一到上唱歌，人們真是精神百倍，細細心心地學唱。

女教官，有一隻圓潤清亮的喉嚨，她把每個歌曲唱完之後，就開始教授。她唱得那麼雄壯動人，使得學生們樂於專心地學習，而感到十分的有趣。

十天，預備教四個歌：

「抗戰到底」

「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救國軍歌」

「新射擊軍紀」

這些學生們，雖然喜歡唱歌，可是他們在這方面的修養確乎是太差了，所以學習起來，非常費力。明明在教官口中唱得悅耳動聽的歌曲，一從他們的口中唱出來，自己就感覺到全然兩樣。可是，依仗着他們的加意的努力，他們終於完成了他們的心願，把四個歌全能夠單獨地唱着了。

「新射擊軍紀」因為譜子簡單，沒有什風屈折地方，他們唱得最熟，而且少有錯誤的地方。

然而最使他們高興的，莫過於後來加唱的「東北抗日」，這是個由新文字翻譯過來的歌子，因為唱的是泗州調，容易學習，當天就唱得爛熟了。

下課之後，教室里外，飄動着他們的歌聲：

中華民國二十年，

九月十八那一天，

關東起狼煙，

噯咳噯咳噹，

關東起狼煙，

山海關外風雲變，

日本強把滿洲佔，

大砲響連天，

噯咳噯咳噹，

大砲響連天！

機槍大砲響連天，

滿天飛機扔炸彈，

百姓死無算，

嚶咳嚶咳，

百姓死無算！

.....

每天晚上，當最後一課下來之後，值日教官就把學生排起隊來，作一段簡單的精神講話，然後就呼口號：

「打倒殺人放火的日本鬼子！」

「幫助軍隊！」

「鏟漢奸！」

「大家起來當兵！」

「服從命令！」

「嚴守紀律！」

「擁護最高領袖抗戰到底！」

「中華民族勝利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萬萬歲！」

口號呼完了。

「解散！」

提着燈籠，打着手電，人們一個跟一個地走出校門。一邊走着，還有人在熱心學習唱着新學的歌曲。

宣慰士兵

宣慰大會的開幕是在一個夜里。地點在一家叫作「第一舞台」的戲院子裏，宣慰的對象是當地駐軍第一〇五師。

這工作，完全由隊部的話劇團同志擔任起來。

規定在會上出場的節目是：

話劇——「警號」「掃射」「烙印」

舊劇——「化子愛國」

大鼓——「劉連長血戰蘆溝橋」

小調——「新小放牛」

歌詠——「打回老家去，『衝鋒號』，『抗戰到底』，『我們需要戰爭』，

「復土抗戰。」

開場時間，訂好是傍晚六點鐘，可是，五點鐘剛過不一會，那些雄糾糾的弟兄們就上齊了。沒有人出聲，全在靜悄悄地坐在那里，朝着深垂着的幕布出神。

忽然間：

「立正！」

「坐下！」

原來是師長走進戲院子來。

開幕了。先唱了一曲「衝鋒號」歌：

好兄弟，

好姊妹，

四萬萬五千萬同胞！

衝鋒號響了！

亡國奴該不該我們作，

只看這一着！

別怕痛，

別怕苦，

別怕流血，

別怕死，

衝鋒號響了！

不願作亡國奴的往前衝！

看——

大好河山是誰的領土，
暴日漢奸凶惡如狼虎，
不願作亡國奴的

馬上起來！

不願作亡國奴的

往前衝！

好兄弟，

好姊妹，

四萬萬五千萬同胞，

衝鋒號響了！

亡國奴該不該我們作，

只看這一着！

別怕痛，

別怕苦，

別怕流血，

別怕死，

衝鋒號響了！

不願作亡國奴的趕快衝！

拚命的衝！

往前衝！

亮：

下邊，掌聲像沉雷一般響了起來。

師長走上台子。

兵士們都站起身。

師長長一副魁梧的身子，威風十足，不愧是一個武人。他說話了，聲調非常清

「兄弟們！』

「有！』

「聽見剛才唱過的歌麼？』

「聽見了！』

「唱的幹什麼？』

「衝鋒！』

「跟誰衝鋒？」

「日本鬼子！」

回應的聲音，響徹了整個的戲院，雄渾，健壯……

「弟兄們！」

「有！」

「跟我喊上三個殺！」

「有！」

「殺！」

「殺！」

「殺！」

「殺！」

「殺！」

「殺！」

「殺誰？」

「殺日本鬼子！」

「好坐下！」

師長也坐回他的位子上。「警號」開演了。

一上場，那日本兵就雄糾糾地命令那「滿洲國」的警察：

「先行搜查！細心！肅清危險東西！膺懲不穩份子！」

病婦張大嫂嚇得直打戰。

台下面，師長領頭，對着那台上的日本兵喊了一聲：

「殺！」

戲是愈來愈緊張了，那日本兵，凶橫地威嚇着張大嫂：

「不許這樣說！你要說：自從大日本帝國皇軍來保護你們以後！」

「他媽的！」

兵士們氣得止不住憤憤地叫了起來。

過一會，那日本兵調戲起青年的女工：

「小姑娘的怪漂亮的，嘻嘻！」

「殺！」

「殺死日本鬼子！」

終場之前，兩個日本兵先後中了槍彈，兵士們可痛快死了。

「好！」

「打淨日本鬼子！」

「打死日本鬼子！」

喊着，叫着，像是鬆了一口氣。

「化子愛國」開場了，用新的詞句，填到舊的皮簧調子里，唱得有聲有色，台下的掌聲一陣接一陣地響個不停。

「好！」

「好！」

一直等到化子唱完了他的詞句，回到後台的時候，還聽到下面的人喊着：

「再來一個！」

「再來一個！」

「掃射」這一幕街頭報告劇，叫兵士們看得有些眼紅。那兩個日本兵對待中國逃難的百姓，太過於凶殘，尤其那漢奸，簡直是喪心病狂。

「中國人殺！」

日本兵根本沒有把中國人看成

人！但這戲中却有一件事情叫人覺着痛快，那就是漢奸讓日本鬼給打死了，起原於漢奸吃了某難民的錢，要求放了他，他就向日本兵要求：

「除了他，都是壞人。」

「唔。」

「把他放了罷。」

「你說的？」日本兵一面追問着，就掏出手槍來，「你說的？」

「是，放了他。」

「狗東西！」

那漢奸在日本兵的手槍下被打死了。對於一個漢奸遇到這樣的下場，誰不

高興！可是，那日本兵開機關槍了，把難民掃射了，這可有多麼殘暴！

「殺！」

「殺死日本鬼！」

「劉連長血戰蘆溝橋」這個鼓詞，得到兵士們熱烈的歡迎，他們聽着聽着幾乎在發笑了。

「……好一羣能征慣戰衆英雄，手執着大刀來衝鋒，一個個當先告奮勇，要殺鬼子不容情。可憐那鬼子小日本，猶在黃梁美夢中，腦袋丟了還不知道，死後才把眼睛睜。呵！父人頭滾滾落在地，撲通通死屍栽倒地流平，咕嚕嚕鮮血成川如潮湧，唉！啲啲鬼子喊連聲。日本小鬼被嚇醒，慌慌張張要逃生。黑暗暗不見天邊月，淒慘慘地暗天昏鬼神驚，各個脖子上戴着硬領，大刀一直砍前胸。弟兄們越殺越有氣，鬼子們越死越多數不清，拋下了老母無人管，拋下了妻子誰照應，這一場廝殺

殺破了日本人的胆，就連我說書人也胆怕心驚……」

唱完了，弟兄們滿意地笑了。是的，把日本鬼子殺個大敗而逃。還不高興麼。還能不盡情地笑上一笑麼。

「新小放牛」這調子，對於兵士們是十分熟悉的，他們聽着那些新的詞句，感到很有意味。

「什麼人搶去東四省，什麼人佔領了察北冀東，什麼人強把平津佔，什麼人轟炸了上海南京吶咳。甚麼人轟炸了上海南京吶咳。」

「日本兵搶去東四省，日本兵佔了察北冀東，日本兵強把平津佔，日本兵轟炸上海南京吶咳。日本兵轟炸了上海南京吶咳。」

「什麼人長春當傀儡，什麼人當漢奸在冀東，什麼人察北當走狗，什麼人出賣北平天津吶咳。什麼人出賣北平天津吶咳。」

「溥儀長春當傀儡，殷汝耕當漢奸在冀東，李守信察北當走狗，陳覺生出賣了北平天津，」

「什麼人賣國喪了命，什麼人當漢奸炸子崩，什麼人白白當走狗，什麼人賣國人財兩空，」

「黃秋岳賣國喪了命，趙欣伯當漢奸炸子崩，鄭孝胥白白當走狗，殷汝耕賣國人財兩空，」

「什麼人殺敵在東北，什麼人抗戰在吳淞，什麼人綏東來守土，什麼人領導全面戰爭，」

「馬占山殺敵在東北，蔡廷楷抗戰在吳淞，傅作義綏東來守土，蔣委員長領導全面戰爭，」

「不問什麼人，不管什麼人，他要抗戰民族英雄，」

情啣啣咳！」

這以後，是最後的一幕劇：「烙痕。」

一開場，喜多上尉就在郭家客廳里站着，繼而同郭小姐柔聲細氣地談着話，兵士們全覺得有些奇怪，等到郭老先生上場，喜多上尉道別之後，這局面立刻緊張了。

「爸爸，事情怎麼樣了？」

「全準備好了，一交十二點，就……」

觀衆們漸漸地知道了故事的中心，這老頭兒，是義勇軍的一個首領，他正要在这夜起事，攻擊那些駐在當地的日本兵。

當後來哥哥拿着大槍和旗幟闖出門去的時候，兵士們同情地叫起好來，接着又是：

「殺！」

「殺死日本鬼子！」

可是，事機不密，敗露了，郭老先生跟他的兒子全被捕了，喜多上尉在郭小姐的面前擺出來他的威嚴，且在諷刺地說：

「怎麼，我們的女英雄也要參戰去麼！」

當他第三次上場，說出那一段向郭小姐求婚的話語時，可氣壞了台下的兵士，他們，不由自主地哼出不屑鼻聲。

演完了，宣慰大會告了終結。隊伍按次地走出戲院，把這新題材的娛樂玩意兒帶到夜里的夢鄉中去。

在黑暗的街巷中，響出來他們有規律的腳步聲，一起一落，似乎全帶有着一個「殺」字。

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武昌，西川湖。

戰地報告叢刊

本叢刊共十冊，均係在戰地工作人員之忠實報告，執筆者，又均為熱心文藝的工作者。從這叢書中，可以看到戰地游擊隊的成長，在敵人佔領區內的抗日活動，農民參加抗戰活動，工人的抗日工作，戰地服務的概況，以及婦女參加宣傳工作的諸般現象，對於戰地方面的報告，可以說十分齊全。讀者們不僅從這套書中看到戰地中一般真情實況，且可瞭解一般人所不熟知的材料。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二號

北方的原野

碧野著

本書共分「一支火箭」，「血戰」，「牛車上」，「午汲的高原」四節。內容是描寫平漢線北段的游擊隊的艱苦而英勇的作戰情形，及農民們對游擊隊的熱烈的援助。這是作者以親身經歷的戰士之筆，劃出壯麗的史實的作品。

黃河北岸

田濤著

被寫在這本書里的事物，是一些與抗戰有關的故事：學生怎樣參加軍隊，民衆怎樣地投身在軍隊中，怎樣共同地担負起抗敵的任務。此外，難民在戰爭中流離失所的情形，也在這本書中抒寫出來。這是黃河北岸的真情實況的報告。

在西戰場

張慶泰著

這本書，是作者在西戰場參加軍隊抗戰的記實。書里面，有游擊隊成長的敘述，有民衆覺醒的報道，還有令人不滿的黑暗面之反映。光明和黑暗兩面，既將在書中描繪出來，更可以使人瞭解到西戰場的真情實況了。

戰地書簡

姚雪垠著

作者以書簡式的體裁，報告出來活動在山東的一枝游擊隊的情形。游擊隊成長了，游擊隊作戰了，但游擊隊又失敗了。為什麼這一枝游擊隊會失敗？這是有它的主因存在着的，是因為它本身潛伏着許多弱點的原故。這本書，正可以給從事游擊戰的鬥士們作個很好的借鏡。

軍民之間

李輝英著

全面抗戰發動之後，戰地服務團成立了不少，這本書，就是作者參加戰地服務團的工作的報告，雖然並不詳盡，但總可以從中看到一個梗概。看到軍民之間在怎樣攜手工作的諸般情況。

中華女兒

張周著

中華女兒在全面抗戰中，應該跟男人一樣地担負起她們的任務。本書作者就是這樣的女性。書中所寫出來的。是在山東濟寧一帶地方作政訓工作的真實情形。出現在這本書中的中華女兒，已經掉了舊日文弱的性格，以女老總的姿態，出現在城廂，鄉村工作着了。

在湯陰火綫

曾克著

在湯陰火綫上，那里不僅有激烈的戰爭，敏捷的追擊與戰略上的退却，同時還有潛入敵人後方活動，混入日軍兵營發散傳單的真實情形，這實在是一般火綫上絕無僅有的現象。

背叛中國的罪人

師田手著

同蒲路的鐵路工人，組織了自衛隊，參加這神聖的抗日戰爭。不過在這本書中，却不是寫的自衛隊與倭寇作戰的情形，而是寫的和當地漢奸的鬥爭。怎樣抓來了漢奸，怎樣審訊漢奸，怎樣教化漢奸，也就是在抗戰中作了安定後方的工作。

沁河岸上

黑丁著

這本書，是寫的一八一師在沁河岸上行軍的故事，石友三將軍英勇，堅苦抗戰的史實。這中間，除了軍隊抗戰的報告外，還有民衆參加軍隊，與倭軍作短兵相接的搏鬥，和壯烈犧牲的描繪。

魯北烟塵

石光著

作者在魯北作過民運工作，同時遭遇到諸多的困難，韓復榘的魯北撤退，以及民運工作者本身教育的不夠，這諸多現象，使得當地的工作，不能在估計中得到飛速的進展，實是民運工作中的缺憾。雖然，老百姓終於漸漸地覺醒，漸漸地因此認清了他們的敵人，而立下了反抗暴敵的決心了。

軍民之間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五日（漢）初版

發行額：三〇〇〇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人 李輝英

發行人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廣州、重慶、上海、
梧州、宜昌

分店：武昌、西安、蘭州、
長沙、漢中、桂林、
成都、許昌、昆明

每冊實價二角

出版物：第〇二二八號
乙項：第一二七號

7. 83

0.5